



海风文学丛书

故土

潘正文 张明辉 徐晨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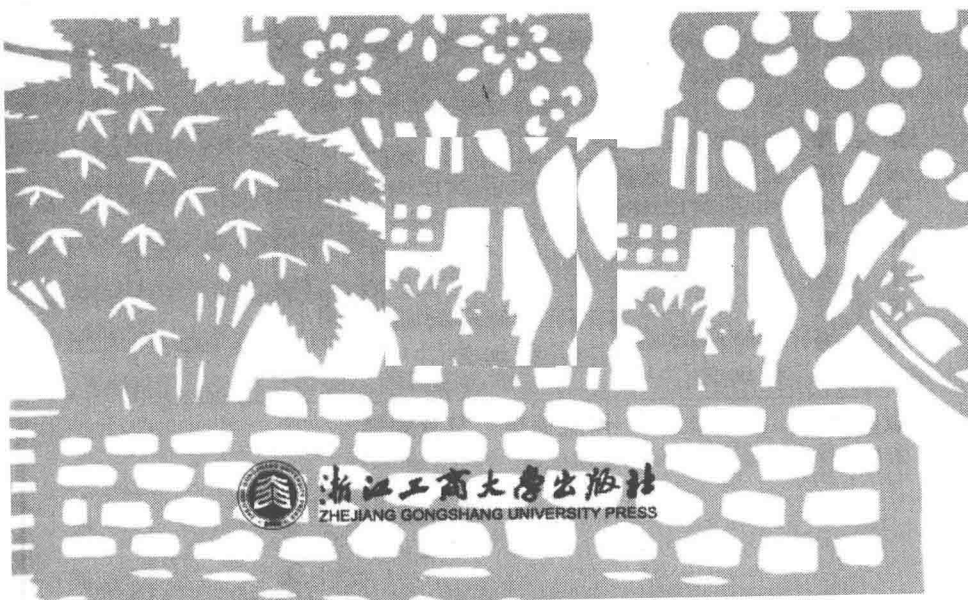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

海风文学丛书

故土

潘正文 张明辉 徐晨 著

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土 / 潘正文, 张明辉, 徐晨著. — 杭州: 浙江
工商大学出版社, 2016. 1

(海风文学丛书 / 李东飞主编)

ISBN 978-7-5178-1356-9

I. ①故… II. ①潘… ②张… ③徐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 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56312 号

故 土

潘正文 张明辉 徐 晨 著

出品人 鲍观明
策划编辑 郑建
责任编辑 胡亚娟
封面设计 林朦朦
责任印制 包建辉
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
(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)
(E-mail: zjgsupress@163.com)
(网址: <http://www.zjgsupress.com>)
电话: 0571-88904980, 88831806(传真)

排 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 8
字 数 207 千
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78-1356-9
定 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-88904970

海风文学丛书

编委会

主任：李东飞

副主任：陈灵永 冯海萍 林宝梅 朱宏

成员：李秀诚 吴坚刚 应国良 张淑凝

徐小桔 金旭芬 唐仲芝 何继明

林俊 李剑峰

总序

1995年的春天，东海之滨的美丽小城温岭，吹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学之风，一本名叫《海风》的文学杂志自此诞生。

风从东海来，带着春的暖意、海的气息、梦的诗情，在温岭文坛激起了一阵又一阵涟漪，留下了一个又一个故事。不知不觉中，《海风》已坚实地走过了21个年头，成为温岭创办时间最长、容量最大、影响最广的群众文化杂志，成为展示温岭文学创作成果、折射温岭文化建设成就的窗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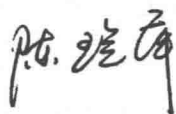
披彼芳草，显我英华。温岭的文学创作者们会聚在这片集结文学创作力量的精神高地上，一起咏志抒怀，交织出了温岭文学绚烂多姿的多元化天空，澎湃出了如野草般蓬勃的创作激流。从题材而言，他们或叩问历史，或沉醉自然，或寻找生活里被遮蔽的诗意，或解读社会中人生的底蕴……可谓百花齐放，各有风姿。从风格而言，他们或清新飘逸，或典雅庄重，或委婉顿挫，或慷慨旷达……亦是春兰秋菊，各擅胜场。而从整个历史文化的大背景来观照，他们的作品则往往呈现出一种难得的地域镜像和文化印记，自有一股山水灵气荡漾其中。

日月经天，江河行地，《海风》一路吹来，播下了一颗又一颗文学的种子，在温岭大地上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，摇曳成一片又一片婀娜多姿的文化风景。21岁对于人生来说，正值朝气蓬勃的青春年华，21岁的《海风》亦是朝气蓬勃，充满活力。愿已过

弱冠之年的《海风》随岁月的延伸更加展现风华,更加追求高远,为传播社会正能量、提升市民文化素质、滋养温岭独特的文化生态做出积极的贡献。

是为序。

温岭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长

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reading '陈金潭' (Chen Jintan).

目 录

石塘潮·潘正文作品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满载文字的舢板(《石塘潮》序) | / 003 |
| 一个海边的小村庄 | / 006 |
| 三蒜岛,梦幻般的岛 | / 012 |
| 哦,难忘初见大海时 | / 020 |
| 石塘潮 | / 024 |
| 大海落日 | / 028 |
| 最忆是渔火 | / 032 |
| 月夜听涛 | / 035 |
| 石塘山 | / 038 |
| 石夫人峰梦游 | / 045 |
| 那船,那河,那岸 | / 052 |
| 那片未开垦的风景地 | / 060 |
| 威尼斯,一个冬天的旅行 | / 065 |
| 在薄淡的夕阳里 | / 070 |

时光书·张明辉作品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春日散记 | / 077 |
| 甜春溪的春天 | / 080 |
| 访明因讲寺 | / 083 |

秀丽岱山	/ 086
散佚的山水	/ 089
扎木合古城漫游	/ 092
临江屯的幸福时光	/ 095
静享太平	/ 097
在额尔古纳河右岸	/ 099
寻芳丹芳岭	/ 102
雁湖之旅	/ 106
秋夜,星空下	/ 110
回不去的故乡	/ 112
我的父亲	/ 116
我与《海风》这些年	/ 120
走进魔幻的森林	
——读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	/ 122
雪域的召唤	
——读陈庆港《冈底斯遗书》	/ 125
流放,或者归来	
——读张炜《外省书》	/ 128
乡村社会的冷酷书写	
——读盛可以《野蛮生长》	/ 131
被潮水淹没的童年	
——读郭小橹《我心中的石头镇》	/ 134

满庭芳·徐震作品

介 春	/ 139
清 明	/ 141

火 海	/ 154
野 葱	/ 161
满庭芳	/ 170
珠兰花	/ 176
挑山行	/ 183
香满园	/ 190
忠魂曲	/ 194
星星之火	/ 197
生命如歌	/ 199
寒 夜	/ 209
方岩记忆	/ 216
这片热土	/ 222
雄关漫道	/ 237
万山红	/ 241
后 记	/ 245

石塘潮·潘正文作品

满载文字的舳板（《石塘潮》序）

我经常跟老潘一起玩笑，轻松地嘲弄彼此：我们俩都是汉语文字工作者，一个写作，做文字语言排列艺术；一个书法，玩文字线条变幻艺术。但是，我们都是非专业的，都是一直在各自的小路上行走到天黑的人。

老潘写作是近几年的事，两三年写下了这么多的文字，并很专一地投寄给《海风》杂志，颇有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情结。而且，写作的题材大多是记忆中的海边老家，吐露着心中对故乡磨灭不了的思念。

可能是年轻时疲于生活奔忙无暇动笔，可能是长期持续的阅读积累在某一天终有井喷的势态，更可能是时代景物的变迁与记忆场景的反差太大，有一日，老潘跟我说：倘若我再不动笔写点文字，胸口的这些淤积会烂在肚子里死在肠子里啦！

我是最先读到他文章的人，也成了最先享受昔日情景、感受记忆被唤醒的读者。人衰老的标志之一就是开始念旧，开始唠叨往事，大部分人是酒后知己相对一倾而出，一吐为快，但老潘是有心人，他能将这股旧情转录在文字里，复述于笔墨间。

其实，每个人的生命，自呱呱坠地起，就注定会走一段必经的路，走过了，忘却了，淹埋了，唯记下后重阅的感受是美妙的。人从虚无来，往虚无去，中间这段坚实的记忆，光有酒来倾吐还不够痛快，还得有笔墨来宣泄。文字就成了宿命，成了我们各自心灵史上的一根拐杖，它执意地支撑着我们艰难向前。

如果从创作、描述和抒发的角度去看，我们脚底下的这片海岸一点也不比别的任何地方寒酸——它有无边无际的大海作为背景，有坚定信仰天地、强烈敬畏自然的渔民，有朴厚粗粝的石文化，大口大碗的酒文化，当然还有埋在骨子里的海盗文化，还有司空见惯的台风，祈天祭海的大奏鼓……它地处江南，而人文迥异江南；它不是塞北，但豪情接近塞北；它是南人北相，是海上塞北。置身在这块土地，我们总能找到自己最亲近的那部分，找到自己最想表达的那些隐秘和衷情。

另外，从时空角度来说，过去很遥远，有已经彻底地回不去了的感觉。这么一个有太多沧桑传说的地方被城市化、工业化的铁蹄踏过，高度膨胀的商业氛围使地域的个性退化、人情萎缩，人文成为一种尴尬。本质上的人被阉割了、俗化了，变得急躁而贪婪、背信而狂妄，一个人已经很难安静和宽容。因此有人说，正在逝去的农耕时代的生活可能是人类最圆满的生活方式，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，集工作、娱乐、诗意、交流为一体，和自然亲近相融，始终与朴实同行。但工业时代的人们像一群被上帝抛弃的羊，不快乐地挤在一起，发出无休止的、敌意的叫声。我们的文艺创作也一样不清静，也几乎沦为体贴时尚、消费平庸的艺妓行为，在丈母娘经济的裹挟下，几乎到了跟别人比谁的车子贵，比谁的钻石大的地步。

我们得了城市病，所以需要记忆中的乡村来医治。

老潘的文字则不同，你会感到他的文字没有浸染当下语言的毒素，似乎还停留于旧时长衫文人那种口吻，白话中机智地携带些文言，叙述时不忘诗兴的抚摸，素雅而不失婉约，质朴又兼具烂漫。干净、纯正、清冽、醇美，没有多余的粉饰，真诚自然，直抒胸臆，每一词、每一句都安排得恰到好处，各司其职，掷地有声。他不露痕迹地让文字去象征，去暗喻，去抒怀，这正是他文字技巧娴熟高明之所在。

这些文字几乎都是粗壮的老式钢笔写下的，不是派克笔写的，也不是电脑写的，没有乖巧，没有时髦，也没有《小时代》的造作之音，更没有

铜臭气。这篇文章读来更为受用，文字结实而诚恳，有一种堂堂正正的美。他心中的故乡与这样的文字是相宜的、相融的，也只有在这样的文字中，往事才能如烟般意味深长。

坦白讲，人生本来就是一个悲观的过程，我们都害怕变成一个孤独的人，我们每天遭遇到的恐惧和诱惑都在一样地紧绷着我们的神经。我们总说艺术模拟生活，其实，生活经常在模拟艺术。有时想想，做个写作者是件挺幸福的事，一点一滴，一字一句，每天都可以将生命的每一寸推进，每一次溯源，归流进文字的海洋中去，远离浮躁和浅薄，避免内心干瘪和空洞。在各种潮流不断渗透进生活的今天，在土豪金奢华风吹拂进潜意识的年代，我们需要倾听内心最朴素的需要，思考如何坚持独具品味的立场，才能回到那个原始的理由上调整脚步重新行走。

由此，老潘的写作动机很值得我们参照，至少，他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。

最后，回到标题，我又跟老潘开了个玩笑。我说：别人的文字镀金豪华，应放在钢质大船、集装箱大轮上遨游；你的文字素净低调，就放在木质舢板上出海吧，小舟质地朴实，文字经久风浪，做人也随遇而安……

程文波：书法家，独立艺评人

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石塘

一个海边的小村庄

冬日的那抹斜阳，淡淡地照在石塘这片海角。海面上只剩下了一角儿的粼粼的波光。还未傍晚，后山上的天空，便已出现了那轮弯弯的月牙儿的影子。

顺着正在修筑的沿海公路，左侧是坦荡荡的海，上面远远近近地、星星点点地散落着几个小岛，依稀地从朦胧里看见了三蒜岛。一叶小舟在无边的大海上悠闲地漂荡，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着。右侧，一带连绵的翠色山峦，春天里这儿那儿地开满了杜鹃花，红艳欲流，连深深的山岩的缝隙里也都盛开着，可现在也只剩下冬日的那般凄冷了。

跨海桥边，一条石阶山道扭扭曲曲地穿过一片青青的野树林，幽幽地通向山的深处。路边，满眼儿的树儿列成长阵，像帷幔般张开，又刚健又婀娜，你挤着我我挤着你的，亭亭直上。地下只有几片落叶，没有一点尘土，又静，又干净。这座山叫“后山”，生在极幽静的山岬地方，往往终日里看不到一个外人，鲜为人知，是石塘镇的一个小村庄。

路边有条两山夹着的山坑，上宽下窄。两块遥对着的危崖上，一座小石桥，弯弯地架着，青石栏杆，玲珑得可爱。桥下长年地流着山泉，哗哗哗哗，从山坑里冲下来，白而发亮，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里。时而居高临下，披挂如瀑；时而轻歌曼舞，细小如丝。贴在黑苍苍的岩石上，仿佛山间老人那柔和的絮语和长谈，在离此二十步的地方，带着不慌不忙的愉快的潺湲声，流入山前那片白茫茫的海中。

有一六角石亭，隐设在绿树间，露出几角高翘着的飞檐。一眼望去，小桥、石亭、山泉，组成了一幅“山村野景”图。虽有人工雕琢之嫌，在山弯弯里，倒是多了些山林野趣。

没有路标，后山的村口便从这儿开始。顺着石阶上去，路两边的树林里铺满了枯黄的落叶，厚厚的一层，散发出温暖的浓浓的湿气。昏黄的夕阳眷恋地钻进来，那余光显得柔弱无力。一阵山风吹来，树叶发出簌簌的响声，那叶儿几乎全是绿的，绿得清亮。虽然树干不算粗壮，可从青苍的树身上还可见它的不小年龄了。

山道上鸦雀无声，听不到人语。微微的云，偶尔在头顶流过，像陪伴着我似的。岩石与草丛间，不时地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，逗引着小鸟儿机灵地探出头来，从浓密的枝叶中间，唱出一曲曲优美的歌来。

转过一道山冈，一个旧式台门，盘踞在半山道上，拦腰而来，像旧时小说里的绿林好汉，从斜刺里杀出。爬满了青藤的一人多高的石墙，向左右两边伸展着，搭在山的缓坡上，像张开的翅膀。

台门涂着白色，没有些许雕饰，显得简单，这情状倒教人想起原始的村落来，一下子变得遥远而渺茫。台门上方隆着半个圆顶，中间空着的地方，雕塑个五角星，颇是引人注目。这显然是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建筑，算来也该有半个世纪了，是个值得记忆的遗迹。那五星釉着红漆，不知是第几遍了，已然褪了色，淡淡的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掩不住满满的岁月的印痕。当它呈现在我的眼底时，予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历史忽然间又退回到那个时候，有一股质朴的味儿，流动在小山岬里的空气里，徐徐而来，有如微微的风拂着我的面孔似的。

台门早已没了门。当你小心地走将进去，无须担心山犬的突袭，路上寥落，你是不易找到一个可以问询的人的。当然这时你已无暇顾及这些，全然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，呆呆地怔在那里。觉得无意间走进了一种境界，虚虚浮浮而又满目苍然。你所看见的不是往日里见惯了

的高楼大厦，红顶子绿瓦片的别墅，而是在别的地方从未见过的满山满岗儿的古老的渔村石屋。这时我几乎怀疑起自己曾经多次来过这里了。

终于我又看见了清绿的后山。那石屋就矗立在面前，在青青的山峦上，扇子般地展开。那房子如同一个个捂着灰黑盖子的穿着几个小窟窿的赭色盒子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一层、两层、三层地依着山势，在一块块面海的斜坡上，随意地堆放着，或东或西，或高或低，错错落落，上上下下地连成一片儿。村庄就在山坡上，山坡就是整个儿的村庄。这是很巧的结构，看似传统的群体的组合，又觉是横向的铺排的基础，而又似乎杂乱无章。你不妨细细看去，有以户立的，有按族设的，或以一墙做隔，或以几级石阶相连；看似单独分隔，又似整体组成；可分可合，亦聚亦散，如同迷宫。走在其中，却又一家一户、一庭一院泾渭分明。

从山腰看上去，那些石屋把两个山坡都紧紧地拥着，抱着，塞得满满的。岩石般颜色的不计其数的石块便聚在一块儿，在灰蓝色的天底下犹如百多支长短不一的石柱，随处立着，各有姿态；又如一座层层叠叠的古殿，巍然山冈。虽布置得绝无章法，没个规则，却是疏密有致，绝无拥挤、局促之感，有如画家漫不经心里画出一幅画，迷蒙中宛然是中世纪的古堡。住在这里的人，好像已经跳出了这个时代，而在那些堡垒似的石屋里过着无拘无束的日子。走在路上，似乎连我都受到了感染。

拨开邻家院子斜出的柳条儿，一步一步地向上走去。那石级一会儿把你带向迷迷惘惘的石屋间，一会儿又把你引往青苔披挂的石巷中，没有疏疏落落的窗和门，都是整块整块的石头的墙面，人在其中，仿佛在欣赏着一种古筝独奏般的淡雅清丽。这时你再也忍不住感叹它的别致了。那高岩上孑然笔立的挺拔，四五间，或更多的连成一排的粗犷，那四合院似环着的精致古朴。前檐稍露，黑瓦盖顶，为防台风，鳞片似叠着的黑瓦上又一行一行地压着石块儿的海派建筑风格。